

法 国

诗 歌

译 丛

## 法国九人诗选

Choix de poèmes des  
neuf poètes français

[法] 弗朗西斯·雅姆 等著

树才 编译



这是法国九位大诗人的一本诗合集。九位诗人堪称法国诗歌的推动者、探索者和完成者：虔诚的雅姆、幽默的雅各布、谦卑的苏佩维埃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外交官圣-琼·佩斯、最受大众欢迎的普雷维尔、疯狂的阿尔托、闪电一样强悍的夏尔、“智慧老人”博纳富瓦、以及“神秘诗人”雅各泰。他们的卓越诗歌再次证明：语言创造必须与生命活力同在！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主  
编  
树  
才  
秦  
海  
鹰

法 国  
诗 歌  
译 丛

## 法国九人诗选

法] 弗朗西斯·雅姆 等著  
树才 编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法国九人诗选 / (法) 雅姆 (Jammes, F.) 等著; 树才  
编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611-1

I. 法… II. ①雅…②树… III. 诗歌—作品集—法国—  
现代 IV. 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9112 号

责任编辑 管鹏鹏  
特约编辑 张金花  
封面设计 杨林青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 法国九人诗选

[法] 弗朗西斯·雅姆 等著  
树才 编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55,000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611-1/1·682

定价 35.00 元

## 主编的话

法兰西民族一向视语言文化为命脉，诗人则以探索和创造为天职。可以说，从现代诗鼻祖波德莱尔开始，法国诗歌获得了它的新方向：智性融入抒情。继波德莱尔之后，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凸现了“新方向”的三种维度：狂热的创造欲、精美的音乐性和形而上的深度。

象征派之后，法语诗歌自由地“奔涌”起来。而作为超现实主义的主要果实，语言的自发性开始呈现为一首诗的生成方式，甚至一种诗质。超现实主义之后，法国诗歌不复存在“流派”和“主义”之争，惟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继续破坏式的创新，还是向传统回归？”对此，每一位诗人都以各自独特的创造力和个性予以回答。

根据我们的观察，20世纪法国诗歌杂花纷呈：多元，分散，各写各的。当然，当代诗歌的技术化倾向是令人忧虑的，这大概是世界范围内的诗歌征候：诗艺的技术意义被夸大了，诗艺的精神内涵则被忽略。实际上，生命体验才是诗歌的真正源泉，想像力和诗艺则内在地作用于一首诗的生成。

当今社会，物质主义泛滥，人们的生活被这种或那种市场原则所主宰，诗歌和诗人正在逐年“边缘化”。但诗歌，这朵以自由、激情和想像力为土壤和生长条件的生命之花，在人类的生活中却不能“缺席”！因为那里有语言的艺术那古老而恒久的美，有个体生命那活生生的呼吸。

为了让国内读者了解法国诗歌富于创造力的不同侧面，早在2002年，我们就与楚尘先生一起，开始了“法国诗歌译丛”的策划工作；可惜好事多磨，加上译诗之难，直到七年之后，在法国外交部驻华使馆的大力支持下，又有幸遇上施宏俊先生的慧眼和胆识，才得以出版第一辑（共八种）。

我们希望将来条件具备时，还能继续出版第二辑。

树才 秦海鹰

2009年4月3日 北京

## 目录

中译本序：“说出一朵花”的方式 01

**雅姆：凭质朴的天性写诗**

**十四篇祈祷**

1. 为他人得幸福而祈祷 21
2. 为摘到一颗星而祈祷 22
3. 为让一个孩子别死去而祈祷 23
4. 为在森林中有虔信而祈祷 24
5. 为活得简单而祈祷 26
6. 为爱痛苦而祈祷 27
7. 为我死的那一天是美丽而洁净的而祈祷 28
8. 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 29
9. 为赞美天主而祈祷 31
10. 为静心默思而祈祷 32
11. 为娶到一位单纯女子而祈祷 34
12. 为把朴素的话献给天主而祈祷 35
13. 为承认无知而祈祷 37
14. 为最后一个愿望而祈祷 38

**雅各布：向天空诉说着真实**

- 在教堂的一根白柱前 45
- 永恒奇迹的叙事诗 47

无技术的诗	49
中央塔	51
……把我理直	53
关于无用的叙事诗	55
新娘子	56
意识的检验	57
无题	59

### **“谦卑”的苏佩维埃尔**

无辜的流放（选4）	65
灵魂	68
小径	69
抓住	70
在我肉身的遗忘中	76
ALTER EGO	77
航迹	79
长浪	81

### **佩斯：诗人凭自己的话语游历**

阿纳巴斯（节译）	89
----------	----

### **普雷维尔：最受大众欢迎的诗人**

溺死者	113
家庭	116
天真的孩子相爱	118
水之歌	119
血泊中的歌	120

我看见好些人……	124
巨大而血红	126
夜间巴黎	127
他缠在我身边	128
活生生的人自杀……	130

### 阿尔托：阴郁的诗人

迷醉	137
树	139
夜	140
TUTUGURI	144
向木乃伊乞灵	148
声音玻璃	150
街道	151
无休止的爱	152
被捆绑的木乃伊	154
阴郁的诗人	156

### 夏尔：居住在闪电里的诗人

祝蛇健康	161
原初的瞬间	167
慰藉	168
你出走得好，兰波！	169
早起者的淡红色	170
整个一生	178
图书馆着火	179
致维埃哈·达·西尔伐的九次感谢	186



无助	189
完全	190
四月时节的恩惠	192
致 × × ×	193
墓志铭	195

### **博纳富瓦：用诗来反抗艺术**

#### **杜弗的动与静（1953）**

戏剧	205
最后的手势	214
杜弗说	223
橙园	233
真正的地点	241

### **雅各泰：“现在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拥有”**

夜是一座沉睡的大城	251
现在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拥有	252
别担心，会来的！	253
内部	254
声音	255
无知的人	256
我们看见	257
播种期	261

## 中译本序：“说出一朵花”的方式

树才

法国诗歌（也许是全部诗歌）始终同“一朵花”纠缠在一起。“说出一朵花”？对诗歌来说，当然是以词语的方式。诗歌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说出一朵花”的方式。

词语藏身于语言之中，而诗正是在语言中才能生成。诗人通过语言写作，而隐喻又使语言变成了别的东西。从诗歌的意义来讲，一首诗总是溢出它的文字本身，像“一朵花”幻化出众花之美。

法兰西民族一向视语言文化为命脉，诗人则以探索和创造为天职。“说出一朵花”，正是法国诗歌的伟大抱负。每一位有抱负的法国诗人都是从自身的语言个性和精神灵性出发，探索着各自“说出一朵花”的方式。

作为现代诗的鼻祖，波德莱尔（1821—1867）率先窥见了“恶”。他栽种了“恶之花”，收获了恶之美。可以说，从波德莱尔开始，法国诗歌获得了它的新方向：智性融入抒情。在波德莱尔之后，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凸现了“新方向”的三种维度：狂热的创造欲、精美的音乐性

和形而上的深度。

兰波（1854—1891）说“我是另一个人”，因为他发现自己是个通灵者。兰波的诗歌爆发出强悍的语言表达力。正是兰波的大胆，使得法国诗歌在语言上放开了被诗体、韵脚、音律等裹着的手脚。魏尔伦（1844—1896）认定“音乐先于一切”，在组织诗句时，他表现得完全像一位音乐家，他的诗像是谱了“曲子”的词语合成物。马拉美（1842—1898）追求“纯诗”境界，以智性的利刃割开语言的双重状态：剔除那粗糙的、暂时的，接近那本质的、透明的。马拉美的全部诗歌都渴求以文字的神力说出“一朵花”：一朵鲜活的文字之花，一朵美妙的思想之花，一朵“在所有的花都不在的情况下”绽放的众花之花，抽象之花。

法国象征派诗歌像奇花盛开，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飘香。但令人惊异的是，象征主义恰恰是从颓废主义演变而来。在世纪末的“不安”氛围笼罩下，颓废派诗人们沉溺于个人抒情，不停地用颓丧的诗句歌唱内心的痛苦。而象征主义则渴望“超越”，从感性世界向理性世界的大胆跳跃，由此发现各种表面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样是对“音乐性”的强调，马拉美和魏尔伦之间差异巨大：魏尔伦要求“忧伤的歌”与“梦幻”之间的协调，马拉美更注重“一切颤动的后延”，相信诗的和谐（它“存在于一切的关系总和”）远胜过诗的旋律。

但马拉美精妙的“象征”之花常常是不被人理解的。马拉美曾在塞纳河右岸罗马街寓所举行定期的“星期二”沙龙聚会，即使众人拥戴，他也决不肯扮演“领袖”的角色，他自始至终热衷于孤独的探索。说到底，与运动相比，灼见本身才是最强有力的。因此，象征主义并无“流派”一说，但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诗人们从象征理论中得到了决定性的一个启示：诗并非仅仅是情感性的，而是“情感与认知的结合”；而认知主要来自直觉而非推理，诗人通过“暗示”的途径与读者分享“诗意”的发现。中国自有新诗以来，凡体察到“现代性”的诗人，无一不从象征主义得到好处。

当然，象征主义的集大成者当推瓦雷里（1871—1945）。在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中，没有谁比瓦雷里丰富多彩的作品更令人眩目！正是瓦雷里，“超越”了象征派，正是通过他全身心投入的对“自由精神”的思索，作为语言实验的诗歌打开了它的现代道路。这个“爱思索的人”，因文学活动低于他的志向，又因无法超越马拉美的完美典范，曾一度放弃诗歌写作，专注于精神活动的研究。但一首《年轻的命运女神》又把他归还给诗歌缪斯。这首诗实现了他的“纯诗”理念：语言的音乐和意义融合为血肉一体。诗人们应该牢记瓦雷里的这句话：“如果文学不是有思维的动物的高级活动，那就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象征派之后，法语诗歌真正地“奔流”起来。继

兰波这位缺乏耐心的诗歌天才和“通灵者”之后，只活了二十七年的诗人拉福格（1860—1887）使法国诗歌的语言形式更加趋于自由化。他先是从德国人哈特曼那本《潜意识哲学》里汲取营养，从潜意识中截取素材，然后又通过对惠特曼作品的翻译，决心探索新的诗歌形式：把句子拆散、重复运用句首字、去除多余的词、将罕用术语和粗俗词语混用等。读他的诗歌，你会情不自禁地欣赏这种变化多姿、充满未来的言语创造。

至此，超现实主义这朵“梦幻”之花已是含苞欲放。除了兰波，雅里（1873—1907）也对超现实主义产生过重大影响，当然还得加上近半个世纪内默默无闻的洛特雷阿蒙（1846—1870），他的《马尔多罗之歌》是一部反抗的史诗，极具讽刺和幽默。超现实主义作家对这部作品无限赞赏，认为它的水平超过了所有其他作品。此外，阿波利奈尔（1880—1918）、勒韦尔迪（1889—1960）、雅各布（1876—1944）的诗歌也都给超现实主义者以启示。超现实主义的花蕊也许可以叫：潜意识！它散发出的异域之香和梦幻之色给后来的诗人们以深刻的影响。

一生都与超现实主义的兴衰历史紧密相关的诗人只有布勒东（1896—1966），他的全部作品，甚至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对超现实主义价值的“捍卫和说明”。布勒东的诗歌始终在两种表达形式之间徘徊：一种是纯粹的自动写作，另一种常常像雄辩的演说，堆砌着华丽的形象

比喻。阿拉贡（1897—1983）、艾吕雅（1895—1952）、阿尔托（1896—1948）的早期文学创作都载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史册，但后来都各自探索各自的道路。

作为超现实主义之花的主要果实，语言的自发性开始呈现为一首诗的生成方式，甚至一种诗质。比如夏尔（1907—1988）的诗歌就呈现为瀑布似的语言高落差；米肖（1899—1986）继续给法国诗歌带来异域之“花”的奇幻诡谲；蓬热（1899—1988）显然执着于对万物之花的“现象学”观看，努力“从事物的立场”让事物之花在词语中如其所是地打开。

但超现实主义之后，法国诗歌不复存在“流派”和“主义”之争，惟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继续破坏式的创新还是向传统的必要回归？”。每一个诗人都以独特的创造力和个性予以回答。克洛代尔（1869—1955）和佩斯（1887—1975）的诗行之间回响着大海滚浪般连绵不绝的撼人气势，雅姆（1868—1938）诗歌中的乡土气息和民歌色彩质朴而感人，普雷维尔（1900—1977）直接抒发人类最简单也最普遍的日常情感，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诗人，而格诺（1903—1976）则致力于语言的重组（语言游戏）和文学的革新（文学潜能），建立创作实验室，把作品当做试验品。

“二战”之后，人类文明面临着深刻的价值危机，法国诗歌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背景下无可挽回地被“边缘

化”了。法国诗歌不得不在求新求变的先锋姿态和古老抒情的内心敏感之间徘徊、苦闷。根据我的阅读观察，当代法国诗歌杂花纷呈：多元，分散，各写各的。老诗人博纳福瓦曾向我谈起他对当代诗歌的技术化倾向的忧虑。但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诗歌症候：诗艺的技术意义被夸大了，诗艺的精神内涵则被忽略。实际上，生命体验才是诗歌源泉，想像力和诗艺则内在作用于一首诗的生成。雅各泰则早已厌倦都市尘嚣，避居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格里昂村，生活得完全像个隐士。他跟我谈到置身自然的那种愉悦，翻译的作用，以及作为当代诗人内心谦卑的重要：生命的悟性和事物的力量常常隐身于青草尖那最细微的颤动之上。

总之，在法国，作为一位诗人，你可以高唱，也可以低吟，你可以“传统”，也可以“先锋”，你可以幽居学院，也可以出门浪游，你可以自得其乐，也可以介入社会，没有人来干涉你的探索，或非要告诉你诗歌的大方向在哪儿。诗歌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诗。抵达诗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把生命的血液融入到一个个词语中去。

诗歌是一朵生命之花，它那古老而恒久的美，必然以自由、激情和想像力为条件。

2006年11月11日 北京

## 雅姆：凭质朴的天性写诗

### 一 生与死

雅姆 (Francis Jammes) 已经死了。他的生卒年月日摆在那儿：生于 1868 年 12 月 2 日，卒于 1938 年 11 月 1 日。他活了差不多整整七十岁，只差一个月零一天。在我们的祖先看来，“70”是一个有着门槛意义的数字，七十岁就是古稀之年，而“人过古稀，百无禁忌”，也就是说，一个人迈过七十岁的门槛，他就真正“自由”了。对雅姆这位法国人来说，中国的这句老话也许不适用，因为他好像未至古稀，已然活得自由了。或者说，他一直就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活法是无条件地依从自己的天性。土地上的万物无不具有自己的天性：龟长寿，蝉短命；松柏常青，杨槐落叶；白桦越长越高，渴望够着云彩，柳枝俯身水面，整日拂拭漪涟；鼠腿细短，鹿颈修长……当然，人的天性逐渐变得复杂、多样，因为城市孕育了现代文明，智力推动着思维发展，但人毕竟是自然之子，所以人的天性之一就是他的自然性。他的出生、成长、疾病和



死亡，都包含在自然性的遗传因子里，教育、文化、智力和智慧其实只不过是伴随之物，尽管我们经常误以为是我们的本质。人的天性之一的自然性，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地性。土地，这个概念简直可以泛指整个地球，山是土地的一部分，河是土地的一部分，更不用说平原、沼泽、丘陵了，连湖泊、海洋都得算上，因为水面之下仍是土地。土地是人类的命根子。雅姆就是一位把土地当做命根子的自然诗人，他的一生都贴近土地，离不开土地，他的全部诗情都用来歌唱土地上的众生之善，万物之美。雅姆死后，“自然之子”又返回土地，肉身入土，魂归天堂。

雅姆仍然活着。雅姆在雅姆这个人死后，仍然活着，活得好好的，因为雅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足以与时间流逝相抗衡的诗篇。在世界各地，雅姆那些渗透着温良的善心和朴素的智慧的诗篇，仍然被热爱他的人们阅读着，珍藏着，传诵着。土地接纳了雅姆必死的肉身，天空接下来见证雅姆诗歌声音的不死性。雅姆的全部文字都散发着土地和天空的味道。土地，是他的万物之爱，所以他偏爱像日常新鲜面包那样喷香的简单词汇，以便直接说出万事万物；天空，是他的天主之爱，因为所有的尘世之美，尤其是那永不被实现的爱，引领他去发现更彻底的精神慰藉，更辽阔的仰望之境：信仰。作为诗人，雅姆的伟大，不是因为有惊世骇俗之举，像彗星一闪的短命天